



# 顺着灵感而创作

——弥洒社作品、评论资料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流派、社团丛书  
顺着灵感而创作  
——弥洒社作品、评论资料选  
钱谷融 主编 陈秀英 选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装璜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00千字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2,000本

---

ISBN7-5617-0614-6/I·043 定价: 4.90元

---

##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

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象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

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象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象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

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象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

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 目 录

前言 ..... ( 1 )

## 弥洒社作品选

### 散文、杂感

腊梦	钱江春	( 9 )
残痕——大学时代底追忆	曹贵新	( 12 )
睡	胡山源	( 21 )
儿时片影	唐鸣时	( 26 )
天真	李涤尘	( 30 )
失去的灯泡	钱江春	( 32 )
微笑	士 武	( 35 )
永久的母亲	方时旭	( 38 )
“爱”底污点	方时旭	( 42 )
娜拉的前一幕	方仁骐	( 44 )
路	士 武	( 50 )
李钧材传	钱江春	( 53 )
随感录※	钱江春	( 56 )
倒底做什么※	钱江春	( 57 )
浪漫运动※	德 征	( 60 )
我们的第四种职责※	赵祖康	( 62 )
改造松江之张本※	赵祖康	( 63 )

双十节随感※	景 泛	(65)
随感二则※：民意，我们的路	景 泛	(66)
恭贺新喜※	景 泛	(68)

## 诗 歌

### 弥洒 MUSAI 宣言

——弥洒Musai 临凡曲	胡山源	(69)
点滴（选录）	胡山源	(72)
白羽	胡山源	(77)
奏本	胡山源	(80)
Cupid之箭选录	赵 康	(84)
哭善叔、花朝问花、夏夜独行黄浦、心许、心领、		
祈祷、第二十三诞辰		

碧海	赵 康	(93)
肉的凯旋	赵 康	(96)
为什么※	赵祖康	(103)
是什么※	赵祖康	(105)
大风	顾敦鍊	(106)
那吹箫的朋友	顾敦鍊	(109)
龙头集选录	顾敦鍊	(112)
小草、老许、四序、安慰者、国庆日誓言、谒方		

### 孝孺墓、钱江春暮

题《弥洒》	德 征	(122)
得罪了	德 征	(123)
心瓣（选录）	德 征	(124)
对日外交示威运动之后	景 泛	(126)
车站	赵景泛	(127)
孤独者	赵景泛	(128)

心影	心	(130)
我们爱着罢	心	心 (132)
晓江	心	心 (133)
雨后(一)(二)	心	心 (134)
幸福之港	槿 庐	(136)
西湖纪游	黄主心	(137)
愁时	沈天白	(141)
自然	陈 寂	(142)
赠印度巡捕	吴江冷	(144)
花自香五首	慕 越	(146)
春草	胡保时等	(148)
离家、苦孩子、小诗三首		

## 小 说

长夜	钱江春	(150)
阿美	赵景沄	(153)
小孩子底爱	书 林	(158)
天涯	钱江春	(160)
梦	赵 康	(165)
碧桃花下	胡山源	(169)
遗恨	张企留	(182)
王小二	钱江春	(189)
冲突	曹贵新	(191)
隐痛	唐鸣时	(194)
一对社会主义者的五一节	赵 康	(198)
旧案	赵景沄	(201)
未归	钱江春	(208)
孩子浑出乐园	浑 沌	(220)

灵感	曹贵新	(225)
鸽子	胡山源	(229)
风雨之光	俞翼云	(236)
三年①(存目)	胡山源	
密意	钱江春	(243)

## 剧 本

饥饿者(独幕剧)	德 征	(245)
医师若愚(五幕剧)	钱江春	(250)

## 对弥洒社的评论和介绍资料选

《小说月报》“国内文坛消息”	(268)
杂感(二)	茅 盾 (269)
新诗人的棒喝	邓中夏 (272)
神话的典故(节录)	周作人 (27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有关弥洒社的论述	鲁 迅 (275)
文学社团(节录)	王 瑶 (277)
分化中的资产阶级道路(节录)	张毕来 (278)
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节录)	唐弢主编 (280)
中国容不得“为艺术的艺术”(节录)	赵遐秋等 (282)
文艺批评中多元的文艺流派观	许怀中 (287)

① 《三年》是一篇自叙传式的中篇小说。它是作者为纪念亡妻徐云而作，叙写“自相识、往来、结婚、至其死。为时三年，故名。”曾在《弥洒》第1—6期连载，后来又在《弥洒社创作集》(一)(二)中重刊并续写(未完)，约计十二万字。

## 附录

扉页小语	(290)
出版丛集声明	(291)
弥洒社简章(一)	(292)
弥洒社简章(二)	(293)
社员姓名及通讯址	(294)
《弥洒》(月刊)总目	(296)
《弥洒社丛书》总目	(307)
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	钱江春 (311)
编辑余谈	征 (314)
直觉	S (318)
从《弥洒》说起(节录)	胡山源 (320)
弥洒社的经过	胡山源 (324)
散花的人	殷志扬 (332)
付与农家作化肥	
——悼唐鸣时	胡山源 (336)
江春五十六周年祭	胡山源 (339)

上列目录中作品选部分按文体分编，※篇载《弥洒》和《弥洒社创作集》以外的刊物，详见每篇后所标出处。

## 前　　言

弥洒社，是以出版《弥洒》（月刊）和《弥洒社丛书》为标志的文学社团。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由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等三人在上海酝酿发起，先后参加并正式列名的，还有陈德征、唐鸣时、俞翼云、张企留、常书林、曹贵新、赵景沄、顾敦鍊等，计二十九人。为月刊和丛书撰稿的则有四十余人。

当时，“五四”高潮虽已过去，但大批知识青年被文化新潮所激荡起来的热情，却并未因此消退。一群群新文学的爱好者，不甘寂寞，以各自的志趣纷纷结社，继续推波助澜。弥洒社是其中比较早起的文学社团之一。它的发起人之一赵祖康，在回顾当时文坛盛况时曾说：“如果把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学社团，用我国三大河流作比，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奔腾向前的黄河和长江，弥洒社则是珠江中的一条小小的曲折的支流。”<sup>①</sup>

—

这个文学团体，以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弥洒”（缪斯）命名。他们除了在创刊宣言——《弥洒临凡曲》中，把他们的文艺主张和活动宗旨，作了形象的告白外，又先后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刊登的《出版预告》、《弥洒》第二期起的《扉页小语》和出版丛书时的《声明》中，把他们的主张和宗旨概括为：

---

<sup>①</sup> 编者访问记录。赵祖康，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当时以笔名赵康发表诗文。

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是发表顺着灵感所创作的文艺作品。

弥洒社这一主张的提出，是有其针对性的。主要发起人胡山源在《弥洒社的经过》一文中说：

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分别在自己的刊物《小说月报》和《创造》上，提倡自己的文学主张，……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文艺刊物，也都各有所主张。情形相当热闹，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都不免各是其是而非人之是，形成笔战，参加战斗的，大有其人，久而久之，也不免有意气用事，浪费笔墨的。我们三个人，对此很有意见。……因此，我们几经讨论，便决定自己办刊物，专从事创作……。

另一主要发起人钱江春，对创办《弥洒》的宗旨，解释得更为清楚：

我们都认为出版这月刊，只是一时的灵感，并不要借此宣传什么文学上的主义，或要象人家说用文人的心血来灌溉枯燥的人生。我们更不承认在一种出版物里，可以定出什么艺术观。批评家或者可以提出一种分别，但就作者和作品的本身论，文学是情绪之流，作者只顺灵感Inspiration而创造好作品，决不能于预定了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格式后做出来。人生的，艺术的，各种分别都是强加上去的。……我们应当只是创作，只是发表，但问有无灵感，不问别的事务。<sup>①</sup>

在弥洒社同人看来，“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如果讲求创作目的、艺术观，开展讨论和批评，就会束缚个性，压抑灵感。灵感是至高无上的，是主导一切的。“文艺底本质，文艺底主流，是情绪，是主观。我们本我们底主观和情绪写出我们底作品。我们随便假定我们底作品是诗，是小说，是戏曲。我们也不注意我们底作品是空想的，是现实的，是神秘的，是人生的……”<sup>②</sup>

① 见本集“附录”《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

② 见本集“附录”《编辑余谈（四）》。

弥洒社虽有共同的宗旨，但实际上各个成员的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陈德征就在《编辑余谈》中发表过相当激烈的意见，超越了“只是创作，只是发表”的范围，违反了“不讨论、不批评”的宗旨。胡山源曾对此持有异议，他在《从“弥洒”说起》一文中说：“德征……还要在空白上加上一些‘编辑余谈’，发表一些意见，以致后来鲁迅编《新文学大系》讲到《弥洒》时，以为我们也不是完全不问世事的。其实这是德征一个人的主张，并非我们‘弥洒社’全体的主张……”

弥洒社的宗旨，虽然是基于不赞同当时一些文学社团间的笔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的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例如，钱江春说：“我们平时听见别人讲艺术，讲人生，暗中所受的影响或者更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但这不是创作时唯一或主要的目的。至于二人以上合作的出版物，更不能指定只有一种艺术了。”<sup>①</sup>联系《弥洒》和《弥洒社丛书》中发表的诗文来看，确实是“不能指定只有一种艺术”的。弥洒社同人中，不少是从事编译工作的，涉猎面广，又受到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因而他们的作品是“空想的”、“现实的”、“神秘的”、“人生的”，各式各样的都有。

## 二

弥洒社注重文艺创作，主张“顺着灵感而创作”。在创作实践中，大多不注重对社会生活的静观默察，作品大多取材于自身的经历，叙写一些身边琐事。“自家的感想，自家的遭受，自家的希望或企慕，成了常写的材料。”<sup>②</sup>许多诗文偏重于内心世界的剖白，“随心之所至，依笔之所随。”这就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常钟情于自然美景，他们爱写天上的“乐园”、“梦”中的

<sup>①</sup> 见本集“附录”《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

<sup>②</sup> 胡山源《我的写作生活》（1947年上海日新出版社）

鬼魂、人间的疯子。他们不重情节和传统结构，但求形式的自由。常常采用手记、书简、童话等文学样式以及对话、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抒写个人的情怀和感受。

由于作者们都是知识青年，所以许多诗文都是诉说着友谊、恋爱、婚姻问题上的失意和苦闷。《遗恨》(张企留)、《隐痛》(唐鸣时)、《旧案》(赵景云)、《未归》(钱江春)等篇，从不同角度以浓重的笔墨叙写了爱情的纠葛。有些作者还由一般的爱情描写，进而着意表现“泛爱”。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俞翼云的《风雨之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篇。它描写的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一对青年男女走在“崎岖的恋爱之路”上，与“家庭权威”抗争，而终遭失败。但失恋者没有因此沉沦，而是认识到“人不是为恋爱而生”，“更有伟大的责任在面前”。

不少作品尽情抒发心中的憧憬和追求，描绘着自己所向往的“乐园”。但由于现实是冷峻无情的，所以即使做着美梦时，心中也感到迷惘，甚至忐忑不安。曹革新写的《残痕——大学时代的追忆》，在这一点上是具有代表性的。有些作品则着重刻划“小孩子底心”或知识青年的空虚无聊和变态心理。钱江春在《未归》的后记中，注明这篇作品是“在变态心理中”做成的。胡山源的《碧桃花下》，写的是一个小学教师与一个十岁女学生之间缠绵悱恻的情爱，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心理变态，是一个销魂的孤独者的苦闷的象征。许多诗文是借梦境以表现变态心理。赵康在《梦》的小序中说：“现在这一大段话，录在这里，到底应当称之为诗，或小说，或其他，我也不能断定，横竖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所写成的变态的文字罢了！”

弥洒社的创作，一般缺少生活细节的细致刻划，因而难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有些作品是例外，唐鸣时的《儿时片影》，对祖母专横性格的生动描写，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赵景云的《阿美》写婢女阿美充当少爷的活的玩具，备受凌辱与毒打。作者叙述的笔调是冷漠的，但却能激发读者对阿美深切的怜悯和同情。小说